

奉系

兵痞不怕事

民国闹剧多

带你概览北洋军阀的兴衰与末路
以及风光背后的古怪和尴尬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

胡杨 / 著

北洋军阀史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
北军史

胡杨/著



© 胡杨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北洋军阀史 . 奉系 / 胡杨著 . —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2019.7

ISBN 978-7-205-09563-5

I . ①—… II . ①胡… III . ①北洋军阀史
IV . ① K2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3986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维宁

封面设计: 杨 龙

版式设计: 新视点

责任校对: 吴艳杰

书 号: ISBN 978-7-205-09563-5

定 价: 42.00 元

总序

在清朝灭亡之后，“宁汉合流”之前，中国实际上的掌权者，就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并非单指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而是由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所形成的“北洋新军”体系。

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让清朝政府意识到创建新式军队的重要性。于是1895年，在恭亲王奕訢、直隶总督荣禄等大臣联名奏请下，光绪帝派遣袁世凯前往天津小站创办新军。袁世凯到达天津以后，运用西方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聘请外国教官，模仿德国的现代陆军制度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正式的新式陆军，史称“北洋军阀”。

负责创建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他身边的左膀右臂徐世昌、唐绍仪，以及新军中的骨干力量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王占元、段芝贵、李纯等，构成了新军的核心力量。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揭发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意图发动军事政变的计划，从而得到了慈禧的信任，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北洋新军的地位。

1899年，袁世凯由户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1901年，在李鸿章去世以后，袁世凯更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跃成为中外瞩目的政治人物。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冯国璋和段祺瑞也得到高升，段祺瑞出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冯国璋则出任中央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就此，以袁世凯为中心，出身于北洋新军体系的军人逐个步入政坛，并形成了以段祺瑞和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以及以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

慈禧和光绪先后死去，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辛亥革命让苟延残喘的清朝土崩瓦解。原本排挤汉人官僚的清朝贵胄们，发现当年纵横天下的八旗子弟早已不复骁勇，被迫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袁世凯。坐镇北京的袁世凯通过与革命党谈判，逼清帝退位，窃取革命果实，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在清朝覆亡以后，民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袁世凯上台以后，先是改组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随后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通过一系列手段，袁世凯独揽军政大权，开始筹备改行帝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废除民国纪元，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建立中华帝国。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招致南方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爆发了护国战争。面对全国上下声势浩大的反袁浪潮，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袁世凯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以期靠段祺瑞团结北洋势力，但各省并未就此停止军事行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省安阳市。袁世凯的死，标志着北洋军阀割据时代的开始。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加深。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掌握着政府实权，这不仅招致北洋军阀内部，连北洋系以外的其他势力也对此极其不满。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身份敦促直系军阀南下作战。但直系军阀在前线擅自停战，吴佩孚更是孤军千里北上，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的矛盾至此不可调和。

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明争暗斗的时候，还有一股力量在东北悄然崛起，这就是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军阀。严格意义上说，奉系军阀并不是北洋系的嫡系，但张作霖的发家，始终都离不开北洋系的支持，而他的身上，也秉承着北洋系一以贯之的武夫当国思维。直皖战争爆发时，直系军阀选择与奉系军阀结盟，从而打败了皖系军阀，直系军阀曹锟入主北京城。

直系军阀上台以后，开始鼓吹要以武力统一全国。这无疑遭到了其他军阀的反对，并以“民主自治”和“联省自治”的名义进行对抗，刚刚与直系军阀共同打败皖系军阀的张作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不满。在组阁等问题上，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原本就产生了矛盾，而武力统一政策则成为导火索。

1922年4月，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将领吴佩

孚指挥若定，直系军阀赢得胜利，独揽中央政权。奉系军阀则退回关外，宣布“闭关自治”。

击败奉系军阀以后，直系军阀以“恢复法统”为名，恢复了国会。接着，曹锟却做了一件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他通过高价收买国会议员，成功当上了大总统。“贿选”丑闻被公开以后，举国哗然，直系军阀就此成为众矢之的。偏偏此时在直系军阀内部，“功高盖主”的吴佩孚和直系当家人曹锟之间，也生出了罅隙。

另一边厢，被直系军阀击败的段祺瑞和张作霖，联合南方的孙中山，组成了“反直三角联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入关南下，直系军阀节节败退。10月间，原本属于直系军阀的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军战败，吴佩孚奔逃南下，直系军阀的统治自此土崩瓦解。

随着1925年孙中山病逝，冯玉祥被排挤出北京，实际上，奉系军阀掌握了当时的中央实权。但奉系军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张作霖派人南下进攻孙传芳，结果连番受挫，孙传芳反而借此成为五省霸主。奉系军阀将领郭松龄更是联合冯玉祥倒奉，如果不是日本的干涉，张作霖险些一败涂地。

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基于多方考虑，暂时保持了各自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势力，组成双方共同控制的北京政府。此时的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难得出现了相对团结的阶段。但是，这些武人并不知道，此时就在南方，经过了五卅运动的洗礼，广东革命军决定开始北伐。北洋系的军人们并不曾料到，他们看起来固若金汤的政权，转瞬之间就被这股钢铁洪流所吞噬。

吴佩孚和孙传芳接连被攻破，到1928年6月，眼见大势已去的张作霖决定退出京津。在返回沈阳途中，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彻底落下帷幕。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北洋军阀源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北洋系的军阀身上，保留着矛盾的特性。一方面，他们的精神思想始终源于旧式的封建礼教，不管是早期的袁世凯、徐世昌、唐绍仪、王士珍等，还是后来的冯国璋、段祺瑞、徐树铮、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都秉持着最传统的师生和袍泽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接受了西方的军事知识和思想渗透，尤其是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后来的北洋军阀始终维护着既成的革命事实，捍卫共和体制。

这帮出生于旧时代的武人，就这样以旧时代的思维和手段，维护着新时代的政治模式。于是，我们看到电文满天飞，府院闹剧，尘土飞扬的北京城，庄严肃穆的总统府，就像是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堂会，武夫们挥舞着长枪光鲜亮丽地进入北京城，又灰溜溜地离开。这个时代吵嚷着开始，又伴随着一声轰鸣落下帷幕。

北洋军阀的历史，正应了那句老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前言

从大帅府到紫禁城

关于奉系军阀，我最早的知识来源于单田芳先生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自祖母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里，每天都听单田芳先生绘声绘色地讲着那个光头小个子张作霖的风云际会、纵横捭阖。在彼时的脑海里，来自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的张作霖，是民国时代的梁山好汉，大碗吃酒、大块吃肉，喝大了便嚷嚷要杀上金銮殿“夺了那厮的鸟位”。于是，脑海里便有了两个张作霖：一个是课本上的军阀，一个是评书里的好汉。

再后来便是工作了，无意间看到张学良先生口述的回忆录，看罢之后，脑子里又有了两个张学良：一个是历史书上描述的那个正义凛然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口述史里那个甩不掉公子气的迟暮老人。我们这代人自小从父母和师长那里，学到的都是脸谱化地看待历史人物，这个人要么是高大全，要么就是三花脸，以至于后来再面对史料，疑心病比谁都重。

民初的三大军阀里，皖系和直系属于正统的北洋系，开创者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而奉系则属于北洋系的边缘派，如果不是张作霖靠着枪杆子直起了腰杆子，北洋军阀原本是不把这个胡子出身的小个子当回事的。说起奉系军阀，就不能不提到张作霖那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是日本人找老张要幅字，老张挥手写就，

但落款的时候却写成了“手黑”。身边的赶紧提醒张大帅，说应该是“手墨”，少了一个“土字底”，哪知道张大帅双眉一竖，妈拉个巴子，老子写的就是“手黑”，日本人想要中国的土地，老子连一寸也不给！

这就是崛起于黑土地上的奉系军阀，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却将这个绿林起家的军阀勾勒得惟妙惟肖。奉系军阀有气节，而且强势，正统的北洋系因为政治地位看不起奉系军阀，而奉系军阀也看不起那些只会玩政治博弈，不敢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招呼的老军阀；奉系军阀也有江湖气的一面，张作霖做上了大元帅以后，依然改不了满口“妈拉个巴子”的口头禅，像杨宇霆这样徒有其名却连战连败的将领，张作霖照样留在身边，这个“义气”老张看得最重。

奉系军阀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是第一部分，这时的奉系军阀江湖气更浓，按照绿林的方式管理队伍，打仗的时候往往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纯粹是打群架的套路；第二部分是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张作霖在东北卧薪尝胆，部队也逐渐走向正规化，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入关的奉军已经是一支铁打的部队；第三部分是皇姑屯事件以后，少帅张学良掌管东北军，此时的东北军就不再是军阀部队，而是国民革命军。

奉系军阀的顶峰时期，便是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到郭松龄倒戈之前，这一阶段的奉军睥睨北洋系无人可敌。当然，杨宇霆、姜登选在东南吃了孙传芳的败仗，但他们带过去的并非奉军的精锐之师，当时奉军的王牌部队，掌握在“郭鬼子”郭松龄的手里，到郭松龄起兵倒戈，奉军的精锐在奉系内战中死伤殆尽，加上郭松龄这位首屈一指的战将被杀，奉军中其实也不剩什么实力派了。郭松龄倒戈，其中包括在奉军中不被重用的关系，张作霖信赖亲近的幕僚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等，造成了郭松龄的倒戈，这也是奉军在北伐战争中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入关的奉军，和之前北洋系的军队完全不同，当然这也和奉系将领的性格有点儿相同。奉军很少打政治战，虽然也有参与组织过三角同盟，但更多的是真刀真枪地开打，而且懂得利用先进的武器进攻，既敢于拼命也懂得怎么拼命。只要大话喊出去，那打掉了门牙也得硬着头皮往前冲，于是张作霖硬是敢带着几万奉军入关，和虎踞中原号称统率数十万大军的吴佩孚开战。光是这股子拼命劲，就足以让北洋系的老军阀们吓破了胆，第二次直奉战争还没有开打，准备倒戈的直系将领就已经够组团了。

如果打个比方，皖系军阀是一帮政客，直系军阀是一帮秀才，那奉系军阀就是一帮混不吝。段祺瑞要打仗必然是先找人借钱，有了钱有了枪有了优势才敢开打；直系军阀是先开会，怎么打都商量好了，然后点兵派将出去开仗；奉系军阀则不然，张作霖只要拔出枪来跳到桌子上，嚷嚷两句“妈拉个巴子谁谁谁欺负咱们，弟兄们说咋办”，奉军摔了酒碗抄起家伙就能出去干。直皖军阀是“说完了再打”，而张作霖则是“打完了再说”，所以北洋军阀中真正靠枪杆子说话的，其实只有奉系这独一份儿。

目 录

一 |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 序篇：“梁山泊”的新版本 _002
- 一、投身绿林：刺激的日子刺激地过 _008
- 二、接受点排：招安后改头换面 _014
- 三、智擒巨匪：剿除杜立三崛起东北 _020
- 四、投身北洋：背靠大树好乘凉 _026
- 五、跨马奉天：袁金铠献计赵尔巽 _032

二 | 盘踞东北

- 序篇：和袁世凯的眉来眼去 _040
- 一、独霸奉天：谁人不识张大帅 _046
- 二、兄弟反目：冯德麟退守广宁 _052
- 三、统一东北：不战而胜控制东三省 _058
- 四、见风使舵：奉军入关拉偏架 _064
- 五、直奉大战：败出关外卧薪尝胆 _070

三 | 东北军变脸

- 序篇：从无畏到无所畏 _078
- 一、东北独立：杨宇霆二度掌权 _084

- 二、整军经武：张作霖决心雪耻 _090
- 三、直奉再战：山海关激战直系兵败 _096
- 四、进军苏皖：张宗昌南下宣抚 _102
- 五、东南受挫：邢士廉大意丢上海 _108

四 未竟的元首梦

- 序篇：水土不服的张作霖 _116
- 一、火并东北：郭松龄发兵反奉 _123
- 二、夫妇殉难：血染巨流河 _130
- 三、连锁反应：与冯玉祥的新仇旧恨 _136
- 四、把持中央：直奉联手攻克南口 _142
- 五、末日高升：不过是回光返照 _148


五 少帅的抉择

- 序篇：铁血与浪漫 _156
- 一、兵退直隶：四面楚歌中的奉系 _162
- 二、晋奉反目：傅作义困守孤城 _168
- 三、颓势难挽：北伐军兵临城下 _174
- 四、仓皇北顾：皇姑屯梟雄归天 _180
- 五、东北易帜：从此天下知汉卿 _186

主要参考书目 _193

后记 _194

一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在早期北洋军阀的体系中，主要的将领，大都有着高学历的背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自不必说，还有孙传芳、唐继尧、赵恒惕这样的留学生，即便冯玉祥也进过新军的学兵连。文人们组成的北洋军阀史温吞地向前行进着，到处飘荡着乱世情怀的悲壮军歌，军阀们对着天空放几响炮，在棋盘下面用烟土和银元决定着成王败寇。偏就是这个时节，忽然打辽东闯进来一伙蛮人，高喊着“哥儿俩好啊五魁首”砸了文人博弈的棋盘，这伙人就是张作霖和他的奉系军阀。

序篇：“梁山泊”的新版本

“落草为寇”这件事往大了说就是揭竿而起，往小了说就叫劫富济贫，就看这个人是想当个土皇帝，还是想当个山大王。但无论如何，“为寇”这种事情和传统的孔孟思想是有着直接冲突的，所以一直是辱没门风的事情。直到陈胜吴广和施耐庵的出现，前者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性口号，后者则给出了“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于是，“为寇”变得那么冠冕堂皇而又义正辞严，哪还用像周武王起兵的时候费尽心思搞出“凤鸣岐山”的行为艺术？

(一)

但凡乱世，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时局越是动荡，去山上当贼的人就越多。哪怕是到了近代的民国，军阀混战的年代老百姓找活路的方法还是上山去当土匪，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山东的响马山西的贼，河南尽出溜光锤”，中原地区都已经民不聊生，更不要说别的地方了。不过，这句话虽然流传很广，但当时土匪最为猖獗的并不是这些地方，而是东北。少帅张学良在回忆录里讲道：“那时的东北，当土匪好像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往往有这样的问话：哎，朋友，今晚上帮帮忙好吧？今晚要出去抢点儿。”

而且在东北的土匪里，是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的，当时的人只要过得揭不开锅盖了，去院子里提溜起一把耙子就上山投了匪。所以历史就是这样，它走着走着，就倒了个，老百姓动辄就要上山去当土皇帝，而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反倒是过得憋屈。清朝末年的世道就是这样，生逢乱世，上面当官的横征暴敛，下面当匪的打家劫舍，老百姓当不了官自然只能去当匪。

清政府对匪患非常恼火，责令辽东官员进行整治，可是这些天天抽着鸦片的官老爷，哪对付得了林海雪原里的土匪啊？当时最流行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洋人的玩意儿对付洋人，官老爷们就寻思着为什么不来个用土匪对付土匪呢？那就得找个靠得住的，还干过土匪这营生的，当然，这个人的能力还得出色。官老爷们拧着眉毛想了会儿，就把目光落在了张作霖的身上。于是，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就和新民府知府沈金鉴商定，提拔张作霖成为统带，让他负责剿灭辽东匪患的具体事宜。

赵尔巽和沈金鉴并不知道，他们就此开启了张作霖乱世枭雄的传奇一生，这个光头东北佬从此就要开始纵横辽东、定鼎中原的征途，直到走进紫禁城抵达人生的顶峰。张作霖生在一个普通的东北人家，和北洋系的其他军阀不同，他没有文人背景，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张作霖的家庭是多么渴望摆脱平庸。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早先靠着开小杂货铺赚了点儿钱，但是赚的没有花销的多，入不敷出久了杂货铺也就倒闭了。杂货铺倒闭以后，张有财又不愿意去干繁重的活儿，就开始在街上晃荡，后来就迷上了赌博和吸鸦片烟。

当时的张作霖还没有在社会上历练过，非常羡慕那些能够识文断字的同龄孩子，所以他经常跑到附近的私塾去听课。私塾先生名叫杨景镇，有一天他发现了偷偷伏在窗外听课的张作霖，好奇之下，就叫进来询问缘由。张作霖就把家里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给杨景镇，杨景镇觉得张作霖这么喜欢读书识字很难得，就免费让他到私塾听课，还赠送给他纸笔。这一段私塾经历对张作霖来说意义非凡，后来张作霖当上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还专门请杨景镇到奉天自己家里开设了私塾。不过可惜的是，张作霖的私塾只念了三个月，因为三个月后，张作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他的父亲张有财死了。

和大部分的赌徒一样，张有财赌博有个特点：逢赌必输。杂货铺关闭以后，张有财的收入就微乎其微，单是靠名字里美好的期望是不能换来钱的，所以在赌场里欠下的债就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张有财再到赌场去推牌九的时候，老板带着几个平头壮汉拦在了他的面前，打开账簿告诉他已经欠下了多少银元。张有财也干脆，反正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债主一看张有财这么穷，钱是要不回来了，那就要他的命吧！于是，张有财就让债主给活活打死了。

张作霖的个子不高，又不会什么手艺，初入社会的他，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做，于是就开始靠卖烧饼为生。虽然卖烧饼赚不到几个钱，但手里多少有了点儿余

钱，加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张作霖沾上了他父亲的恶习：赌博。其实在小的时候，张作霖就经常跟着他父亲张有财出入赌场，耳濡目染，也开始流连在赌桌上。这一上赌桌，张作霖就很难下来，卖烧饼赚到的几个钱经常一眨眼就输掉了。

张有财死的那一年，张作霖只有十三岁，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父亲一死，张家的家境就更是雪上加霜。张作霖的母亲王氏毕竟是一个弱女子，要照顾四个孩子谈何容易，于是她只好带着孩子投奔镇安县（现辽宁省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但是王氏的娘家也不富裕，平白添出五张嘴来，家里的日子也很快就揭不开锅了。张作霖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很快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指望家里了，他决定到社会上去混口饭吃。

（二）

十四五岁的张作霖正处于人生里最叛逆的时期，尤其在接触过社会以后，开始变得游手好闲。王氏发现他总是出入赌场以后非常生气，但是她也知道赌博这种东西，一旦沾上，要戒掉并不容易。既然张作霖不想卖烧饼，王氏就想着让他学点手艺，于是介绍他去学木匠。张作霖去跟着木匠学了没有两天，就跑了回来，死活也不去了，他嫌拉大锯太累，不愿意干木匠活儿。王氏顿时对张作霖灰心丧气了，她在张作霖的身上看到了张有财的影子，干脆对张作霖不管不顾，放任自流。

此后的张作霖开始了漫无目的的生活，他当过货郎、卖过包子，但是赚下的钱都挥霍在了赌场上，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债台高筑的张作霖没有什么正当工作，无力偿还赌债，整日在债主们的追讨下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张作霖知道自己在小黑山混不下去了，走投无路的张作霖选择离开家，他不愿意像父亲张有财一样暴尸街头。

张作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沿街乞讨想要活下去，这对于张作霖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他在社会最底层苟延残喘地寻找着生存的机会。从镇安出来，他一路流浪到了高坎镇（今辽宁省大石桥市高坎镇高坎村）才停下来，当地大车店的人看到这个孩子很可怜，就留他在大车店里打杂。

大车店又叫“骡马店”或者“骆驼店”，主要开在交通要道和城关附近，因为这些行贩常用的交通工具是大车而得名。早期的大车店主要是为过往行贩提供简单食宿，费用低廉，房子三五间不等，都是通敞的大间，南北大炕，一铺炕通常能睡下

二十来人。大车店里的陈设也较为简单，一般就在地上放张木桌和几条长板凳，预备两个洗脸盆、胰子和毛巾，胰子一般都是用猪胰子、羊胰子掺加火碱做成的。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因为世道混乱，大车店居住的人员就变得鱼龙混杂起来，除了过往的行贩和江湖艺人外，寻医讨药的人、打官司告状的人以及黑白两道的人都开始出现在大车店。

所以，不是谁都能开得了大车店的，开店的人除了要具备一定的财力，还必须跟黑白两道有关系，要么是在官府里有人，要么就是和当地的山贼土匪有瓜葛。三教九流的人都往大车店里住，有的土匪甚至还会选择在入冬后到大车店里“猫冬”，如果店家不是八面玲珑的角色，或者有足够硬的关系，如何能把这大车店经营下去？除了财力和势力，开店的人还得精于算计、工于心计，要能周旋得当、左右逢源，面对任何突发状况都要有处乱不惊的承受力。凡是能开大车店的人，必定是在当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正是在大车店的这段生活，让张作霖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大车店就是一个“小社会”，甚至比外面的社会更加错综复杂，人情冷暖，钩心斗角，张作霖在其间摸爬滚打，算是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实践课。而日后官居显赫的张大帅，也得以把他从大车店里学来的招数学以致用，与日本人巧妙周旋，与直系军阀之间若即若离，一介草莽的他与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这些高材生斗起法来完全不落下风。对于那些只懂得用烟土和银元来谋求胜利的军阀来说，大车店里的波谲云诡是真正刀尖上行走的日子，对张作霖来说，这远比政坛上的明争暗斗来得刺激。

不过，让张作霖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大车店还学会了一门手艺。既然是大车店，那大车自然是少不了的，所谓大车就是由牲口拉的车，拉车的牲口一般是马、牛、骡子或是驴子。牲口要是生了病，那大车就瘫了，没法继续赶路，所以大车店里通常都有兽医。张作霖喜欢看兽医给牲口瞧病，一来二去，他居然记下了一些方子。有一次，一个商贩的骡马病了，偏巧兽医不在，急得那个商贩直跳脚，这时候张作霖站出来，给那匹骡马弄了点儿草药，谁知竟然真的治好了。

最开始的时候，张作霖只是觉得给牲口看病有趣、好玩，于是他就开始跟着店里的兽医学着当兽医、相马。张作霖这个人虽然贪玩，但是很聪明，善于观察，加上幼年时在杨景镇的私塾认了几个字，算勉强能开个方子，后来居然真的成了一个兽医。他娘当初想让他掌握一门手艺当木匠没有成功，哪里能想到他竟然误打误撞地